

著名叢刊之一

爭自由的波浪及其他

俄國專制時代的七種悲劇文字

英人 威廉哈佛 譯本

董秋芳 譯

John W. W. W.

英譯本序

下面幾篇小說和散文，現在第一次譯爲英文，是從一本俄文類選裏譯出，那本書，在一九〇二年與一九〇三年之間，流行於戈順堡（Gothenburg），原名曰“Fria ord fram Tyranniets Land”（英文是“Free words from the Land of Tyranny”）義即「專制國家之自由語」。編輯者是一個著名的瑞士人，他在旅居俄國的長時期中，蒐集了許多文學底的和政治底的重要刊物，而爲檢查書報人員所屬禁的，因爲這些刊物，是表露一個民族幾世紀來受軍閥和專制政治的蹂躪之焦慮和熱望的喉舌。瑞士的一般文化標柱，較歐洲其他各國爲高，故譯述的成功極速，而各書的印行，允得一致的贊許。

一九〇五年，威廉哈佛（William Frederick Harvey）敘於惡斯福之
哈忒福特學院。

小 引

俄國大改革之後，我就看見些游覽者的各種評論。或者說貴人怎樣慘苦，簡直不像人間；或者說平民究竟擡了頭，後來一定有望。或者褒或貶，結論往往正相反。我想，這大概都是對的。貴人自然總要較為苦惱，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擡了頭。游覽的人各照自己的傾向，說了一面的話。近來雖聽說俄國怎樣善於宣傳，但在北京的報紙上，所見的却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寫出內部的黑暗和殘酷來。這一定是很足使禮教之邦的人民驚心動魄的罷。但倘若讀過專制時代的俄國所產生的文章，就會明白即使那些話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教架，拷問和西伯利亞，是不能造出對於怨敵也極仁愛的人民的。

以前的俄國的英雄們，實在以種種方式用了他們的血。使同志感奮，使好心腸人墮淚，使劊子手有功，使開漢得消遣。總是有益於人們，尤其是有益於暴君，酷吏，閒人們的時候多；壓足他們的凶心，供給他們的談助。將這些寫在紙上，血色早已輕淡得遠了；如但兼珂的慷慨，託爾斯多的慈悲，是多麼柔和的心。但當時還是不准印行。這做文章，還不准印，也還是使凶心得壓足，談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終是無味的國土裏的人生的鹽，而且大抵是給閒人們作生活的鹽，這倒實在是很可詫異的。

這書裏面的梭斐亞的人格還要使人感動，戈理基筆下的人生也還活躍着；但大半也都要成為流水賬簿罷。然而翻翻過去的血的流水賬簿，原也未始不能夠推見將來，只要不將那賬目來作消遣。

有些人到現在還在爲俄國的上等人鳴不平，以爲革命的光明的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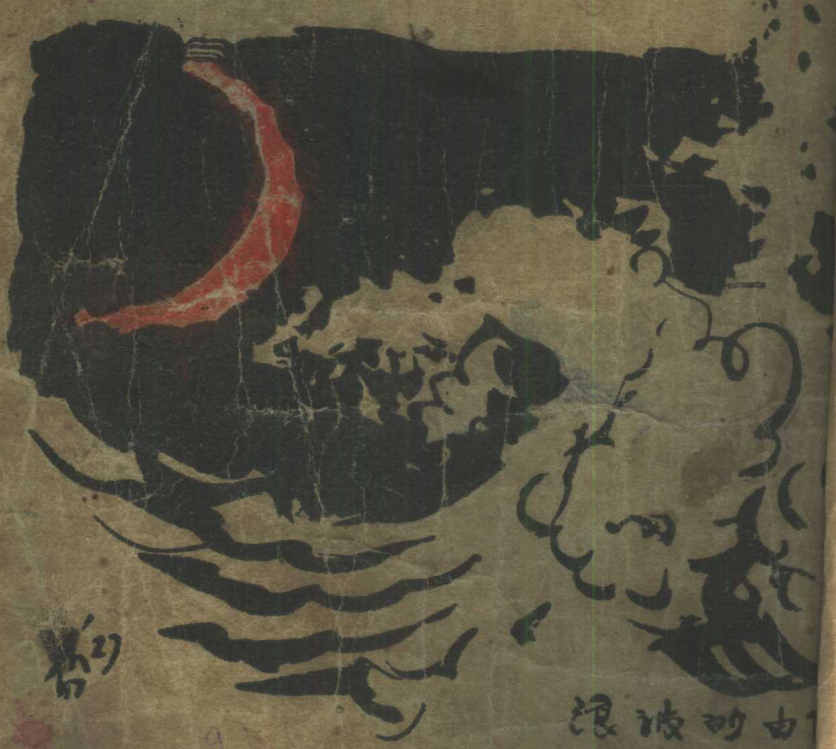
語，實際倒成了黑暗。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標語一定是較光明的；做這書中所收的幾篇文章的時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給一切人們以一律的光明。但他們被拷問，被幽禁，被流放，被殺戮了。要給，也不能。這已經都寫在賬上，一翻就明白。假使遇絕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後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處的倒是最穩妥的地位。然而已經都寫在賬上了，因此用血的方式，到後來便不同，先前似的時代在他們已過去。

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時代，自然無從斷定。然而，總之，平民總未必會捨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麵。只要翻翻這一本書，大略便明白別人的自由是怎樣掙來的前因，並且看看後果，即使將來地位失墜，也就不至於妄鳴不平，較之失意而學佛，切實得多了。所以，

我想，這幾篇文章在中國還是很有好處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風雨之夜，魯迅記於廈門。

1046



卷之

浪波砂由

目 錄

爭自由的波浪 (托爾基)	一
大心 (但愛珂)	三
人的生活 (戈理基)	一〇一
尼古拉之棍 (託爾斯多)	一〇七
在教堂裏	一二七
致瑞典和平會的信 (託爾斯多)	一五三
梭斐亞的生活的斷片	一六七

lin mei

爭自由的波浪

戈理基

陽光明媚，惠風和暢。海靜靜地在安息着，但仍是緩緩地有力地莊嚴地在盪漾。

我們的小舟，張着風帆，受着漾漾欲睡的波浪的搖盪，在光耀的波上，向前激進。——海連天碧，一望無際。遠遠裏辨得出一條巨隄的遺跡。我們向着堤邊鼓棹前進，不久便駛近了這破毀的枯欄的遺跡。波浪在翻倒的岩壩中搏鬥作戲，跳躍，喧噪，彷彿克服了一個被打倒的仇敵，克服了這石隄的遺跡，在表示無限歡喜似的。

「海是不愛受束縛的。」我的同伴，一個飽經風霜的舟子，說。
「這石隄被海衝壞已經很久了罷？」我說，想起自然之力在這里

— 1 —

2962

50

作過的猛烈的戰鬪，我不覺受了感動。

「唔，是的；已經很久了，」我的同伴隨便地回答；「你難道沒有聽見過航海的人們所津津樂道的那個奇異的傳說麼？——海水與岩石的搏鬪，我講給你聽罷？」

◎

◎

◎

「在往時波浪也像空中的飛鳥一般自由。他們的母親暴風將最美的歌曲唱給他們聽，含着無限快樂，和著他們作那天真爛熳的快活的遊戲。可是人，黑暗的惡意的暴主，看着這種喜悅和幸福，迎着艷陽的微笑，越加光彩煥發，他就懷恨在心；他決意要掠奪海浪們最有價值的珍寶——他們的自由。」

他召集了他的黨羽，吩咐他們將山底裏最硬的岩石炸開沈入海底，一塊一塊地疊起。

起初，波浪們看着這場巨大的工作，懷着十分幼稚的希望，他們跳踢作戲，想將他們那歡騰的生活的樂趣，分給這些呆笨的難親近的新客。他們圍着岩石跳舞；撫拍他們，跳躍，而且狂笑。但是這種好意，都歸無用；這些堅硬的冷心的岩石，冥頑如故。他們對於由衷的友誼的表情，反報以盛額和沈默。他們的塊數，陸續地增加起來。

但是暴風和颶風，波浪的創造者，已有了她們備自己的見地；她們以輕蔑和懷疑的吹噓，接待着這些生客。她們預料有禍祟臨頭了。這時，岩壁已升到海面，還是繼續不斷地增高。不久不幸的波浪，驚惶無措地，瞪視着醜惡的岩壁——這岩壁，就在他們的眼前，從海底升了起來，許多反抗它的波浪，碰碎了頭，懷着無力的憤恨，莫可如何——破壞他們先前廣大的遊戲場，圍困了他們作為囚虜。

全海戰慄，而且震動了。『叛賊！叛賊！』可憐的波浪們驚惶地

喊着。他們的哀哭和悲號的應聲，直響到海洋最暗黑的深底裏。

『我們以朋友待他們，他們却以怨報德，殺害我們的同胞，剝奪我們往日的自由。』

暴風哀哭她那被殺和被監禁的子女，颶風義憤填膺，向岩石大聲喊道：

『唔，你們這些卑劣的奴才，凶惡暴主的下賤的工具；你們也曾做過自由的人的。怎麼你們甘犯這樣可惡的大罪？怎麼你們可以剝奪我那無辜的子女們最神聖的繼承權利？』

但岩石盛着額回答說：

『我們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了。我們的主人吩咐我們偷竊，欺騙，掠奪和殺戮，我們便不能不服從；即使犧牲的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兄弟。』

你
們
不
能
後

暴風和颶風滿心失望地奔了開去，到處傳揚這可驚的消息：『海被束縛了：他的光榮的自由，永遠毀壞了。』

全海受着惶恐，悚懼和屈辱，終於吞聲忍氣地靜下了。老的巨浪們沒入海中，躲在颶風的雷鳴般的聲音所傳不到的不可測度的深底裏。他們忍着悲苦，等着報復的日子。

小波浪懷着無力的憤怒，向着鐵一樣的牢壁衝去，帶着碎裂的泡沫，敗回海裏去了。不久全海變成死一樣的沈默。橫暴已經佔了勝利，達到目的了。造成生命的價值的一切——光明和自由——都被扼制了，殺滅了。再沒有天真爛漫的遊戲，沒有歌唱，沒有跳躍，沒有幸福。唉，太陽也將牠的含淚的眼，藏在悽慘的黑雲背後。

世紀更迭；橫暴和他的兩個寵臣，虛偽與黑暗，從此都做了海王，無數叛徒都被暴主流血壓服了，無數烈士，爲着神聖的自由，慘

牲了生命；索練一天緊如一天；桎梏一天重似一天。年月如駛，時代更新；後起的烈士們，鼓着百折不撓的勇氣，維持著那尚未被強人撲盡的一線光明和希望。

自由的日子已經宣布了。一般信徒，受了信仰與希望的熱狂，不顧危害和殺身，大膽宣傳著自由及公道的福音，啟發蒙昧，提醒睡，使大眾預備，而且決心，從事最後的決鬪。

起初，巨浪的子孫們，對着這種反叛的熱誠，猶疑不敢決，深思地搖着他們那灰白的頭。

「我們還太弱哩。」他們回答；「岩石還要將我們壓服了。」幾個專使，同時被派去尋暴風和颶風，她們不在海裏，她們懷着失望和悲哀，久已投身在岩石的罅隙裏了。

波浪們的使者說：「我們來請你們一同去推倒那黝黑的岩山，去

援助我們，參加那快到的關係我們生死的戰鬪，將世傳的自由，還給海浪。將自信和勇氣，鼓勵那畏怯的大波浪們，讓我們同心協力，打倒暴主。我們已經立誓決定，與其爲惡人們的奴隸而生，不如爲自由而死。

暴風含着慈母的悲痛，細聽著這些不祥的話，想起她那可憐的子女們。十分傷心——海浪在暴主的威力之下，他們怎麼忍受得住？現在什麼在等着他們呢？或者只有死滅的一途罷。

但颶風聽着使者的話，覺得非常高興。他的脈息，像在年青和自由的時候那樣的跳動起來，他覺得報仇的日子近了。

於是雷公作起隆隆的聲音，橫貫全海。「咱們來罷，咱們來罷！解放的時候到了。快從海底起來，巨力的波浪。我願做你們的領袖，今天我們非將全海的鍊鍊打破不可。」

Li Z. Yang